●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分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批准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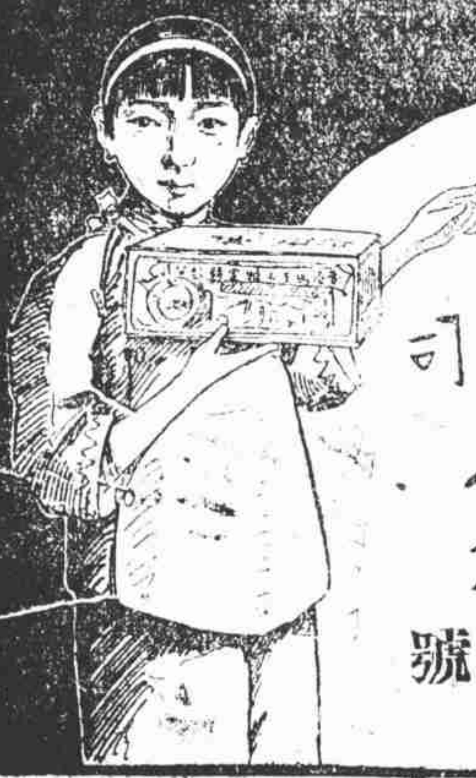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五十五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上海香港　馬玉山糖果餅乾公司

大孖利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勞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毒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各界需製　照相　銅版　鋅版

請向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五層樓洋房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

其成蹟　請閱每期晶報登出之鋅版時事及銅版照相片

光學精深　岑春煊題　精益公司鑒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營業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願中華愛國者吸雙喜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殘廢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孫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忍坐視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起瘰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五張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愛醫院外埠函購郵寄加一費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諸君可就近購取

請看！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　便是在世界上發生絕大的影響　表現一國的國民性　表現一國的思想精神　就是文學　諸君要明瞭　俄國的國民性　要知道俄國現狀所由來　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　不可不看本社將要出版的　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是本社特請耿匡瞿秋白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選譯俄國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　都四十餘萬言　從普希金(Pushkin)到柯勒堊(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ff)托爾斯泰(Tolstoi)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　每家各附有肖像和小傳　全書計分四集　第一集先行出版　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　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鵲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寧姆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岡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飄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現已付印期六月底出版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七角外埠寄費加郵費四分預約售價大洋四角本京郵寄加郵費二分預約期間展至六月底截止以寄信日爲準印數無多購者從速第二三四集亦經着手出版期再行預告又鄭振鐸君編述俄國文學源流述略可作俄國文學史讀亦不日出版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欲續定者即希來報便郵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鍍砂自煉白金零兌碎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疥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日內服外不再三日可愈復發包愈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每人半價貧病款由外埠函購加一郵匯寄費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羣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毒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病苦難言且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祖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發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自可化危爲安神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另加

強種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　頭暈腦痛心跳神怯　精力短少思慮恍惚　怔忡健忘煩躁不寐　目眩耳鳴筋骨痠痛　腰木不仁四肢倦怠　夢遺滑泄腰背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氣色萎黃　自汗盜汗虛熱潮熱　虛人久病難復元氣　肺虛咳嗽胃不消化　內熱腸炎大便艱燥　孩童瘦弱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半　大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點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萬應消痞丸

頑癖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陳痞新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消潰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倣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鄣山茅穎其堅韌耐久潤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承上海各大名書畫家褒口稱善亟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如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症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張原絜先生婦女運動的來源書後（丹翁）

張原絜先生『婦女運動的來源』那一篇文章、本月十八號、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他說男子的義俠那一段、發明男子對待婦女、要小心、要仁慈文雅、又要肯犧牲自己的安逸和生命、誰說不應該呢、但是天下的婦女、心理不同、照在下數十年所見所聞、婦女的性情、頗有出張先生意料之外的、我有個朋友、生得好一表人物、眞個潘安衞玠、總不如他、雖然不曾婚娶、却喜歡同婦女在一道兒𤏎淘、就是對於別的男人、也沒有不小心的時候、要是婦女對他說起受了不良家庭的激刺、他紛紛的珠淚、就在婦女未流珠淚之前、早流出來了、你說他仁慈不仁慈呢、他平時雪花粉是不離的、香水是隨時換的、衣服顏色、大約和婦女們差不多、講幾句閒話、好像是從處女嘴巴裏發出來的、走幾步道兒、也就和花枝招展兒一般、你說他文雅不文雅呢、照張先生看來、這位少年、一定要受婦女歡迎了、那知道屢次求婚、都被婦女拒絕、他們姊妹道裏、背後談起、都說這位少爺、仁慈是仁慈了、文雅是文雅了、對待我們婦女、也眞正小心、但是我們又何必要這樣彌子瑕做丈夫、恐怕他倒甘心做子都的男妾了、我又有個朋友、家主婆是討了、他待他的這位少奶奶、服勞奉養、要在他人常面前有這樣、在從前時代、眞算得一個孝子了、他少奶奶吃的小菜、必得他自己執鑊兒、平常穿個鞋兒襪兒、少奶奶也伸着脚兒不動、全是他一手辦理、要是沐浴、自然是他擦背、要是兜兜圈兒回來、自然是他搥腿、閒着無事、還要唱個甚麼三笑姻緣刁劉氏玉蜻蜓等等的彈詞、給他少奶奶消遣、他眞正是不敢貪圖一點安逸的了、有一次、少奶奶害了病、他就急得做出各種野蠻的舉動、到城隍廟去申表借壽、說要是少奶奶陽壽該絕、他情願分一半給他、好同月同日身死、有一天、大家朋友、各人說各人的志趣、他就說、他想做一個替國家出力的軍人、我說、是下閨房之樂、樂到這樣、怎會捨得、他說、文明國度、做人丈夫、總要立些功業、才對得起家裏的女人、男子從軍、女人在家雖然寂寞、可以請出我女人所歡喜的我的朋友、可以陪着他叉叉小麻雀、打打小撲克、他自然可以不難受了、雖然沒有此事、照他的話看起來、總算是肯不愛惜自己的生命了、這種男子、他家主婆待他、大約總是如膠似漆、那知他近來雖然仍是恭順、他家主婆的話、却就醜得聽不得了、說他簡直不懷好意、想吃鷄飯、眞要把我這位朋友寃枉死呢、婦女雖然是鼓舞男子的『烟士披里純』可是男子『烟士披里純』、對於婦女、一點效力都沒有了、張先生必然還有高論、洗耳聽着罷、

拿我賭咒（涵秋）

世界上惟有無恥的人、可以議論人的不是、古人所以說『隱惡而揚善』、又說『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得而言』這些話雖近於做個自了漢、然而他們却也是經歷過一番、方才有此種忠厚的論調、惟我們在報紙上亂嚼舌頭的、却正犯此病、今天談一談政局的壞處、明天又罵一罵社會的壞處、不但沒有恭維人的地方、而且叫人看了、都要怒目蹙額、心裏不大舒齊、這又何苦來呢、在下這支筆、明知得罪人的去處不少、亂七八糟編幾部小說、也是窮形盡相、刻劃入微、引人笑一頓、罵一頓、一人之祝、不勝萬人之詛、目前方在這裏懺悔、怕將來死後、要打入割舌地獄、偏生有一個朋友、新近打從青島回來、告訴我說是山東人常當『拿你賭咒』譬如他們要表白心事、又恐人不肯相信、他便說我是如此如此、便叫我將來碰着某某筆尖兒、把我寫入他的小說裏面、在朋友的意思、若是乎替我歡喜、像似享這鼎鼎大名似的、其實我聽見這話、眞眞有些不寒而慄、小時常聽見父老訓誡、第一不可替人編綽號、替人編綽號、人有殘形廢疾、千萬不可拿文字去調笑他、這等舉動、能叫人家遺羞好幾代下去呢、我雖自信不曾有心去刻薄人、然而這無形的刻薄也、就鑿削元氣不少了哇、你們想那些山東佬子、不簡直將我當做一個刻薄鬼看待麼、我說這話、固然是我一種的感想、然而老友丹翁、也須留心一點、怕也有這種感想罷、不但老友丹翁、便是在晶報上邊、用筆尖子罵人的諸位同志、也該有這一種感想罷、

感恩記（馬二先生）

偶披晶報、忽見寒雲代擬、『眞正馬二先生第一通告、』不禁感激涕零、急欲作表申謝、而荒陋不文、竟無從下筆、不得已、祇好循胡適之『有什麼說什麼』之例、把我的意思達出來就罷了、

我在報界、既不敢作論作評、高談法理、妄測時局、不過寫些閒話、給人醒醒磕睡、自稱主筆、正是勉強、而寒雲偏要加一大字、此宜感激者一也、

綴玉軒爲何如人、我並不知、寒雲既一再稱之、想必也是近世的貴族人物了、我不知何時竟獲高等顧問的頭銜、想寒雲既可代綴玉軒下聘書、我祇嘗向寒雲謝恩便了、此宜感激者二也、

我雖曾聲明不是登極峯作老斗的馬二先生、但叨在同族、自未便把他們兩位的罪惡宣佈、自鳴清高、寒雲而却代我表明、並無過惡、此宜感激者三也、

大言多半是書生、自尊不失爲君子、寒雲爲我下評語、明貶而暗褒、我又豈可不自會意呢、此宜感激者四也、

我自命爲馬二先生一世、却把儒林外史的馬純上忘了、倘再取消、豈不出爾反爾、貽人口實、淆惑觀聽、多蔚寒雲靈心妙筆、替馬純上加了眞正爲記、又定了一個商標、這一來、標記鮮明、他是他、我是我、很爲清楚、我就大可不必取消馬二先生一世名稱了、此宜感激者五也、

男爲女妾、咒誓雖凶、但是目下帝制既已取消、多妻又遂禁令、當然可以不成事實、至於陞官發財、更是社會上所崇拜者、苟能得到、又何幸如之、此宜感激者六也、

敝族那位馬純上先生、人既迂拘、尤不好多話、他雖有這種種美意、我又如何得知、今蒙寒雲竟不惜屈尊、作馬純上先生的一名書記、代擬通告、此宜感激者七也、

晶報主者、向我索稿、搜遍枯腸、竟無好題目、得寒雲此作、我又居然能交卷了、此感激者八也、

總而言之、寒雲天資聰明、才高八斗、又且筆端忠厚、纔能成此妙文、

論寒雲友孫君告小坡（小隱）

去歲因孫君化成、與北京評劇家張謬子、爲一度之辯論、時尙未稔孫君妙音、僅就聞諸人者立言、故最後以孫君不久來滬、俟聽其唱、再爲斷定、未幾孫果到滬、因友人豁公之介紹、得識其面、曾在久記票房、聆其空城計一齣、於意雖有未愜、然朋友情面攸關、亦卽不能有所指摘、當時曾在晶報宣言、孫君技能、應以謬子之評爲定、所以不欲謬贊一詞者、弦外之音、已可想見、乃謬子不喻斯旨曾謂余既聽孫君唱後、亦已無言等語、余亦受之不辭、昨讀小坡蚌埠堂會餘聞一篇、記蚌埠來客之言、於孫又代大吹特吹、小坡余友也、素解音律、且亦善歌、此次言論、以傳者之誤、得毋貽談柄、余實不能不代爲辯正也、孫君籍隸皖江、遂多尖字、有言前而無江陽、此謬子所謂方言關係、無可如何者也、曾學戰長沙於溥君後齋、溥因無法使其變言前爲江陽、遂亦怠於教授、而孫君自是且識溥無板、能盜靠戲、若王禹諄李順亭、皆曾問業、王李之莫可如何、一如溥、雖得名師、亦復笑倍、空城計爲其最得意之作、字音訛謬、不可勝數、固不僅無江陽已也、如我用兵數十年從來謹慎、愼字走鼻音、有似大面、非常難聽、去年在滬、曾商之天蟾客串三天、以條件酷苛、未能就緒、第一台楊華亭赴京邀角、聞彥衡曾以孫爲薦、亦未見諸實行、以余眼光、孫之技能、誠較滬上票友爲佳、若謂能居叔岩之上、未免爲識者所齒冷、小坡疑吾言乎、請一聆孫曲、一便知非謬矣、

伶人術語（春覺生）

伶人所用之術語、謂之行話、每見報紙上評劇者、好爲引用、以爲吾之評劇、不用伶人幾句行話、人必謂我不懂戲矣、其實大可不必也、

夫伶人術語、名色甚夥、雖在下海之票友、尙有不能全然記憶者、況未經粉墨登場之評劇家乎、且若許之術語、畫分種類、界限甚嚴、如伶人通常所用、則有通常之術語、（卽不演戲時日常彼此交談之術語、）台上則有台上之術語、後台則有後台之術語、文戲則有文戲之術語、武劇則有武劇之術語、（內中俗而且又難於索解者、亦復不少）評劇旣未涉身梨園、於此名類紛瑣頭緒繁多之術語、顧腦本不清晰、引用一有不當、難免張冠李戴、反於貽譏通人、諺云、不食馬肝、未必不知味也、因見海上論劇諸鉅作、多犯此病、故論及之、

雅歌集之紀念戲（小坡）

上海的票房論到資格、首推雅歌集、於今十一年、其次者久記、組織又有七八年之久、兩社的會員、約三百餘人、每年做紀念演戲一次、從前假張家花園、日昨假夏令配克影戲園、予是日亦躬逢其盛、但予與會員中熟人太多、頗不便加以評劇、然對於各票房、頗有所商榷焉、

一上海票房演習太少、每年祇做紀念唱一次、社中雖有小台練習、究竟不夠用、且會員平時未必肯在社演習、縱然練習、自己唱給自家聽、亦無進步、如北京每月須演兩次、或賣票、或送票、請人來看、辦法甚良、

一既須常演、必定擇一好地點、費用亦不宜太重、『北京唱一回祇十餘元足矣、』最好借會館地方、

一用班底、仍是不計算、莫如會員自爲之、

一也須到京聘一好教師、身段上、好好用幾年工、萬不能朝排夕演、試問各人會幾句唱、祇少總有三四年程度、而身段呢、不過一兩禮拜、就要登台、請問好不好、

一票友取法不可不上、如現今這些江湖派、再去學他、也未必就能學的到、學的好、亦不爲佳、學的不好、簡直成了一個打英雄的、你看好看不好看、

一上海票友、最大毛病、開口便說不靠唱戲吃飯、絕不賣戲、這話太不雅了、譬如我們玩一個鳥、也要這鳥叫的好聽、方可以與人家比賽、我以爲大家既然玩這個東西、總要玩出一點妙境、才有趣、必定要賣戲才要好、不賣就不求好了嗎、

▲看！看！看！看！▼

辻聽花先生著　中國劇

著者聽花先生爲中外獨一之華劇研究家識見超凡筆鋒犀利天下無不知其名者此書舉凡劇界之歷史梨園之內情條分縷析言之綦詳洵宇內破天荒之傑作尤爲案頭陳列之珍品也初版早經售罄再版現亦無多凡雅君子幸勿交臂失之

▲中外名伶演之劇照片及英文共計八十篇

▲名伶各裝小影臉譜書計五十張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化石橋　順天時報社

▲定價一部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一二角郵票代價不收

愛克司光（一二八）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九回　劉海蟾任吟新體詩　邵璧虎大罵舊文學

鶴文不覺怔了怔、勉強笑說道、這刑於兩字、密司忒似乎還須斟酌、海蟾臉上微微一紅、蹀脚笑道、偏是你們這些咬文嚼字的舊學界、偏有這些吹毛求疵的議論、我何嘗不知道這刑於寡妻、是對着妻子說、不是對着母親說的、殊不知今日中國、文化不能進步的緣故、都由於拘牽名義、限制太嚴、若論彴是同胞、則母親同妻子、也不能顯分界限、況且古人又不曾說、告訴你們、說這刑於寡妻、便不許刑於寡母、舊學家別的長處沒有、惟最會挑剔字眼、再不肯放鬆一點、算是他們一生本領、不怕先生見氣、像這種頑固、兄弟最是深惡痛絕、鶴文一想不好、方才得着機會、想同他聯絡、怎麼說話太不通方、第一句便惱了他、如何使得、隨卽岔開來說道、密司忒劉的音樂、是再妙不過的了、我在外邊、便聽見這風琴聲音、眞是絲絲入扣、有趣得緊、海蟾笑道、這個不過是我跟着邵二哥學着頑的、其實未來掃蟋蟀一共還不曾得着決竅、也因爲先父明天却是三七、我想約幾個好朋友、在舍間裏一樂兒、遂編了幾首小詩、把他放入風琴裏、做了小小紀念、先生若是高興、明天早些過來吃一杯酒、我們也不拘俗套、不再用帖子去奉請了、鶴文忙道、不敢不敢、學生理當過來替老大人磕頭、海蟾將眉頭一蹙、冷笑道、先生又來了、這磕頭是個甚麼禮教、脖子垂得低低的、屁股轉撅得高高的、惡劣形狀、我看去便要作嘔、先生也算是個民國的國民、怎麼還戀着那滿清犬羊惡俗、連一個鞠躬都不知道、實不相欺、自從他老人家亡故之後、他的靈柩面前、兄弟一共也不曾設着椅子、來的人就想要磕頭、也沒處去磕、便是兄弟也不知道甚麼叫做稽顙、甚麼叫做匍匐、別人一鞠躬、我也還他一鞠躬、別人三鞠躬、我也還他三鞠躬、多也不能、少也不能、這是我扣準的斤兩、叫做公平交易、老少無欺、你老哥若是跑來磕頭、我也沒有別的奉敬你、只對準了你那屁股尖上、重重踢你一下子、讓你跌他一個狗吃屎、瞧你以後可再喜歡磕頭、（未完）

夕陽紅檻錄（三五）　鵷雛

冷黃纖山陽開笛

第九章　接素心海畔傾襟

粟園又道、我前日接到四川的信、曇雲大師在峨眉山也祖化了、湘秋驚道眞的嗎、是幾時的事、粟園道沒有多久呢、我和大師雖然不過見過數面、却很知道他的詳細、大師原是四川富順縣人、從小便沒了父母、在一個山寺裏剃度的、他恰天姿奇穎、敏慧異常、十幾歲上、碰到一個在四川做牧師的意大利人雪雅先生、遇見了他、喜他聰明、就叫他西文和科學、不上幾年、都精通了、那雪雅先生那年回國、便把他帶了去、在意大利又念了幾年書、大學校裏畢過業、從此便浪遊九洲、在英倫學校裏學了梵文、兩次杖錫朝山、遊遍印度、又在南洋羣島一住數年、論他的學問、是無上上乘、就偶然做幾首小詩、也復淸微淡遠、饒有唐人風韻、可是生性冷僻、（又是一個冷僻、何此書中冷僻人之多也、）平生最喜歡吃糖、麼爾登糖一口氣可以吃三瓶、酥糖可以吃三十包、所以他寫的信上、有時自署叫糖僧、爲人又最奇特、畫得一筆好山水人物、却輕易不肯下筆、生平只有三幅畫、是還邇聞知的、一幅便是替花奚奴畫的汾堤弔夢圖、一幅是替京口王孫畫的飲馬長城窟圖、一幅是替黃葉樓主人畫的文姬歸漢圖、這三幅圖、疏澹奇莽、各極其妙、精通二乘、却不很談佛學、這回的病、聽說是腸胃起的、眞眞可惜、湘秋也歎道曇雲大師、本是古之傷心人、他的行逕、倒也和屈子同悲了、粟園道還有呢、便是二泉龍禪詞人、這更可歎了、龍禪本是個高明一路人、却一生不得志、忽而講黃老、忽而談佛理、忽而做詞章、後來一放於酒、三豪侍側百不問、竟以此致疾而卒、你想天道還可憑嗎、湘秋聽了、也覺得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歎了口氣、再不言語、不一回、車已開抵上海、各人紛紛下車、湘秋攜明丁粟園寓處、便先回家、正是

浮生桑下仍三宿、

同張尊前半九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朱粟園奇人也、平生眼無餘子、胸有千秋、手散數萬金、今則菩薩團佛火、垂垂老矣、收攝精魂、但於往生公案着力、有詠梅詩云、殘枝假塞開花懶、多謝東風特地吹、可以想見其風格、

此書中多文人軼事、與近來長篇說部之專述社會薰蕕合器者不同、作者之意、蓋以世變更新、潮流激盪、更閱十年、此類流閒餘韻、渺若湘江之瑟矣、敍而存之、亦足以考世故、不獨爲回首當年、感朋儕文酒之樂而作也、嗚呼、其用心悲已、（野鶴）

說梅（春覺生）

何以見得小梅是破壞舊劇的罪魁呢、因爲他既是唱舊戲、當然要保守舊劇的規律、不應反乎舊劇的規律、說到此處、或有人說、必是小梅演青衣戲、帶花旦身分、或是說他改唱花旦、破壞舊劇規律、是與不是、我說不然、演青衣戲、帶花旦身分（如武家坡汾河灣、）自王瑤卿已然、作俑者非始於蘭芳、兩個人厥罪惟均、不過小梅比瑤卿加甚就是了、早年角色、未嘗沒有正旦花衫兩兼的、但是演正旦戲、當然要守正旦的規律、演花旦戲、當然要守花旦的規律、絕對不准彼此亂用身分的、但是我所說小梅破壞舊劇規律的地方、還不在此、乃是京中那班臭名士、代他所編的幾齣古裝戲、把中國舊劇規律、破壞的幾乎掃地、中國舊戲、正旦劇與花旦劇、（舊劇本謂花旦爲貼、早年通稱、或云小旦、或云彩旦、花旦乃今之通稱、）區別的長嚴、其區別的地方、祇在劇中人物的身分行爲如何、有時身分夠不上、其行爲正派、不妨作爲正旦、例如虹霓關、東方氏、爲夫人身分、反用花旦、丫環不及夫人身分、反用正旦、（未完）

花國特別通訊（哀民）

自從皖兩系決裂、湘蜀戰雲驟起、試披閱報章、或聽戶巷街談、莫不討論此事、回溯去年今時、正學潮實澎、羣言擾制劇烈之日、以此揣度、民國之五六月、凶月焉、而翠衆猶不息趨吉避凶之法、且夕營私擾攘、嗚呼、尙忍言哉、今吾已非昔、不談政治、而談風月、然花國亦多事之秋、謠言竟成事實、事實反係謠言、我執筆爲此通訊、又覺躊躇滿志也、

▲事實……謠言　第二屆花國大總統徐第、在漢皋失竊、含憤自戕、各報均有紀載、有名陳和尙者告我、云某日親見徐在大盛前料、初時余以爲妄、迨後四知君在今大總統好第公府、忽值徐前總統、詢以漢上之事、徐謂失竊誠有之、當時曾暈厥二小時、故外間有謠逝之謠、四知君謂、何以不更正、徐微笑不答、四知君後以茲事告我、我乃信陳和尙之言匪妄、然草明其離漢之故、昨悉徐前總統、既失鑽飾、謂信某言、誣蟻一爲銀行業之田某、甚至密囑警士、捉將官裏去、問官翻爲正經商人、旋卽開釋、田知爲徐之主動、擬延請律師、控追名譽損失、于是徐不敢復滯彼都、潛返海上、聞下節出張於福祥里、又將背城借一也、

▲謠言……事實　第一屆花國總理蓮英、其身世現狀、早爲治界所深悉、此次失踪斃命、各報喧傳、此中大有研究、足供吾人茶餘酒後之談助、閻瑞生三字、見之與（王長發）出面所登申報封面廣告、據云、閻爲朱五之同學、而久已疎遠、此次在曲院相値、於是復相往還、前星期三、（卽出事之日係四月廿三）閻至福常里小林黛玉處、忽詢問其手上何以不帶指約、蓋小林黛玉有價值二千金之鑽戒一、因蟻視閻之爲人、再因節關在邇、米貴市蕭起見、故已不帶、閻曰、已託人持向店中去矣、閻曰、店何名、玉曰、爲一客人所開、店名則忘、閻曰、豈得住否、玉曰、多年熟客、決不有意外變端、閻默然良久、於是飛箋召蓮英來、蓮英本已不嘗親自應徵矣、是日適與母口角、故含憤出堂差、幷已之包車而不坐、坐栗色街車來、惟半小時後、乃母仍令包車來候於福常里、然已不及矣、遂禍之因、已詳大小各報、不復贅、（按閻於此事之記載、最初見某某兩報之馬路電及電浪中、然皆模棱兩可之辭、無甚緊要、及申報封面廣告披露、則各報之小專電及小新聞中、遂有紀被害之說、是日爲六月十三號、至十六號、各報有（徐家匯發現女屍之新聞出現、十七號續見（麥田中女屍驗係勒斃）及（蓮英夜游失蹤）之消息、十八日遂有（麥田發現女屍二誌）之紀載、證與蓮英之被戕、而是國日報、於此事紀之特詳、惟中國之新聞訪員、實屬腐敗、第一則中稱（年約四十餘歲）（條子布衫袴）（第二則（當瞼明該女屍年約二十歲左右（身着條紡綢衫袴）布與綢固一時難辨、而四十歲與二十歲、畢竟相差甚遠、安得不辨、於斯可見爲訪員者、全屬聽人談論、非實地偵察者、而（蓮英夜游失踪）新聞內、更誤小花園爲福祥里、尤覺不經、王長發所登之廣告、汽車號數、爲一千二百四十號、十八日另一訪稿之紀載、則爲一千一百三十五號、究屬何號爲準、殊令人脊沈莫辨、於斯實可嘆中國人之新聞學、尙在幼稚時代也、閻傾棺之後、蓮英家屬、預備價值一百八十元之棺木、重行盛殮、據某報紀載、蓮母祇向（某公子力追某之下落、（而不及向官廳方面請求緝兇、係記者之漏筆耶、抑此中別有原因耶、且王長發閱報而後知麥田中現女屍、查悉無訛、何以僅稱衣服相同、不及面貌、恐當時一定有開棺稔視面貌之手續、亦爲記者所遺漏云、究竟何日可以水落石出、吾人大約可以拭目而待、蓮英如此收場、情殊可憫、有喜風鑑者言、蓮英兩目失神、證之相書、必遭暴斃、今果然矣、然此說亦殊渺茫、惟蓮英臨時與閻坐汽車時、小林黛玉曾目見其足、蓋小林黛玉已疑、閻非善類、暗中關切蓮英、惜蓮英不之覺耳、

我誌此兩事竟、更有一言附贅、夫徐第之被竊、蓮英之斃命、同屬因金鋼鑽而起、由是以觀、金鋼鑽實爲不祥之物、何以人尤愛之彌切、誨藏誨盜可勝浩嘆、况邇來鑽石身價、亦大不如前、一身之貴賤、恐不在乎鑽之有無、而今而後、好御貴重首飾之婦女、亦可懍然悟焉、我嘗見宦家婦女、及初走紅運之妓女、其頭求鑽飾之立志、永矢不變、恐一般愛國志士之熱心、尙不若此猖堅決、設以此種堅忍不拔之志、移之與國家社會、則造福生靈、其功無極、故我志此兩事竟、更有勗於他人、然默察所謂主張（解放）（參政）之婦女、亦喜此不祥之物、追論其他、則我爲此語、亦太多事矣、嗚呼、